

留取丹心

丁浩川紀念集

留取丹心

——丁浩川紀念集



一代师表

胡乔木

一九九一年八月

目 录

一代师表(题词).....	胡乔木
丁浩川同志生平思想简介	(1)
向浩川同志学习,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丁浩川教育文选》序	成仿吾(8)
教育是人的成长的科学——丁浩川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张腾霄(10)
回忆丁浩川同志.....	何楠若 林盛文(12)
学习丁浩川同志的教育思想努力办好师范教育.....	富维岳(23)
丁浩川教育思想再认识.....	许 谦(36)
怀念丁浩川老师.....	梁 斌(41)
纪念丁浩川同志.....	李葵元(45)
丁浩川同志在临清.....	王瑞征(47)
怀念浩川同志.....	胡 华(51)
忆浩川师.....	彭 明(52)
丁院长亲手扶我上讲台.....	牛子先(56)
丁老师,请您安息!	刘 云(58)
深切怀念恩师浩川同志.....	黄 济(61)
学习浩川同志的优良品质.....	陈 璨(64)
浩川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吴瑞章 李筠(67)
深切的怀念.....	王树人(69)
浩川同志在北京师大.....	冒海天等(72)
怀念战友浩川同志.....	智建中(80)
怀念浩川同志,学习浩川同志	樊万清(82)

学习浩川同志的革命精神,把学校办好	周敬思(85)
一件小事	郎峻章(90)
忆丁浩川老师	吴杰 郭占基(91)
润物细无声——回忆丁浩川同志	薛虹(93)
忠实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楷模	王向群(96)
您的理想一定会实现	陈一华(99)
记丁浩川校长二、三事	韩文成(102)
缅怀教育家丁浩川同志	贾修义(106)
忆浩川校长	郑如心(108)
岁月抹不去的记忆——怀念老校长丁浩川同志	李晓晔(110)
终生难忘的印象	李筱林(113)
悼念我的亲人——丁浩川	楠若(115)
浩川兄引导我们走上革命道路	苏克勤 丁淑惠(120)
在爸爸墓前的誓言	丁葆华等(124)
金缕曲(纪念丁浩川逝世 30 周年)	胡绍祖(126)
神州告慰桃李稠	郭学洁(127)
挽丁校长	张星楼(128)
丁浩川著述年表	周毓方整理(129)
编后	(142)

丁浩川同志生平思想简介

丁浩川同志，又名丁广河，笔名光和、君达、阿秀，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河北省完县东显阳村人，1909年9月29日生。父丁振五，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

丁浩川同志自幼好学。1918年入东显阳初级小学读书，1921年考入完县县立高级小学，1923年暑假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报考了设在保定的直隶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即有名的“保定二师”，今为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他开始接触了“五四”新文化，阅读了恽代英、肖楚女主编的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和杨贤江主编的《学生杂志》，受到启蒙教育，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1925年初，孙中山先生逝世，他闻讯痛哭了一场，暗暗发誓要负起中山先生留下来的革命责任，开始思考自己要走的道路。不久，他和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同年秋，经同班同学王鹤寿、朱林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称SY，后改称CY），并曾以共青团保定特别支部书记身份列席党的会议。因为他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1928年冬被学校当局开除，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

被学校开除之后，为了谋生他不得不东奔西走。当时只有19岁的浩川同志在探索中思想上也曾一度出现过消沉，但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快振作起来。1929年至1932年间，他先后在河北冀县、蠡县等地当小学教师。他崇拜创造社，所教课文大都选自《创造月刊》和《太阳月刊》，深获学生的喜爱。他利用课前课后，在学生中间谈时事，讲故事，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启蒙教育。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学生和亲友中有很多人后来参加了革命队伍。

1933年，他于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8月，因参加左联组织的游

行示威活动于天桥被捕，关进设在北平的河北第一监狱。两年半的狱中生活，使他对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加深了认识，坚定了革命信念。1936年春出狱后，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自觉献身于中华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先锋战士。同时参加北平世界语学会，从事世界语教学和宣传工作。

1937年2月，按党的指派去山东临清第三民众教育辅导区从事民众教育。同时，参加“生活教育社”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活动。他联系进步教师李葵元、王端征等人，主编《临清日报》副刊《乡村教师》，宣传抗日救亡。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冒险从北平带回党的文件汇编《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有《八·一宣言》等重要文件，对帮助当地群众正确认识全国革命形势，弄清西安事变真相，揭露国民党的谎言，起了积极作用。

同时，他还是在北平出刊的《教育短波》和《小学生短波》的特约撰稿人，对苏联、美国和印度等国的教育进行了研究和介绍。

“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编写了《政治常识》课本，指出了抗日战争必将取得胜利的前途，帮助群众澄清了一些糊涂认识。还写过关于游击战战略战术的小册子，介绍游击战知识，配合鲁西区的游击战争。直到同年秋末，日寇侵占了临清县城，他才同李葵元等人撤走。

同年11月，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去山西临汾，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总队部宣传部长，主编机关报《青年战线》。后随民先总队部辗转西安、武汉等地，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

1938年11月到延安，实现了他多年来的夙愿。初在西北青年救国会领导下，主编《西北战地青年》，旋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宣传部编审科长，负责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连续发表《怎样认识当前国际形势》等一组文章，宣传党的抗日救亡的方针政策，争取青年参加革命斗争。

1940年3月，调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任导学室主任、副厅长等职。这期间，他除处理日常厅务工作，给地、县负责教育干部讲授“教育学概论”外，经常深入到延属各县中小学去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取得显著成绩。至今陕

北米脂中学和绥德师范等校还保存着他当年指导工作的记录。

1941年9月，改任延安《解放日报》社通讯采访部部长。这期间，他用很大的精力为报社撰写了大量评论文章，指导边区教育工作。

1943年7月，参加中共中央党校二部的整风学习，直接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浩川于1945年9月被派到张家口，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并兼教育系主任。1947年随联大撤离张家口，转战于河北省的束鹿、正定等地。1948年9月，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浩川任华大第二部副主任和教育系主任。在这动荡、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浩川生活在青年学生中间，关心他们的思想、学习和生活。许多学生都把他看做是自己的家长，遇事都找他商量，甚至连自己的婚姻大事，也找他商量、做主，形成了一种平等友爱的新型师生关系。这期间，他还兼任《教育阵地》月刊主编，研究在新形势下教育改革问题，发表了《关于团结旧教师的几个思想问题》、《谈小学教师的前途》等文章，就团结广大教师，改革中小学教育，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祝新中国的诞生》一文，热情洋溢地欢呼、歌颂，表达了他对终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无限深情。

1950年2月，浩川调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师范大学总支书记（即学校党组织负责人）、副教务长、教务长，还被选为北京市区人大代表。当时，社会上民主改革刚刚开始，党对学校的领导尚未树立。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全面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广大师生，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进步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努力把学校办好。为了启发群众觉悟，他亲自给全校人员做形势任务报告，亲自抓党、团员的思想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为了推动教学改革，在担负繁重的领导工作的同时，他还坚持上教学第一线，除讲授“教育学概论”外，还讲“新民主主义论”、“教育政策法令”等课程。他在《教师报》连续发表《文教政策学习笔记》16篇，对新中国的文教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在北京师大工作期间，他还兼任《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和

《人民教育》等报刊的编委，经常为这些报刊开展“专题讨论”撰写总结，教育青年树立革命人生观，成为有理想、有抱负、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由于他对青年学生的思想、志趣和心理特点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善于捕捉青年的思想脉搏，文章针对性强，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说服力。这一时期，他发表的《在前进的道路上》、《谈现实工作与个人理想》、《和青年朋友谈几个修养问题》等著作，普遍受到青年的欢迎。

由于他长期从事青年教育工作，积累了丰富的青年工作经验，成为著名的青运工作者。每当青年来信来访，不论工作怎样忙，时间怎样紧，或者身体怎样不好，他总是挤出时间，热情地接待、答复，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各样的认识问题或思想问题。他同青年人谈话一贯坚持平等、民主的工作方法，循循善诱，以理服人。对青年人的缺点，甚或是错误，他总是在肯定优点的前提下，指出问题的所在，帮助分析产生的原因、克服的办法，使被批评者受到教育。所以青年人都乐于接近他，喜欢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讲话，把他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直到今天，在许多中老年人中都因受过他的教诲而深深地怀念着他。

1955年8月，浩川调任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后为代理校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分院副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被选为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政协常委。在这里他先是协助老教育家成仿吾校长工作，后又独挑重担。为了办好高等师范教育，为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民教师，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精神，他提出了从坚持培养规格到建立教育实验基地，从教师队伍建设到提高教学质量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并要求全校人员、一切工作都要为实现这一改革而团结奋斗。经过几年的努力，使东北师大在建设培养人民教师基地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作为新中国师范教育的第一代组织者与领导者，他对人民教师有深刻的理解和诚挚的感情。他在《我热爱教育工作》、《为教师这一崇高的职业而自豪吧！》和《给青年朋友的十封信》中对人民教师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任务、作用，以及他们应该具备那些条件等方面都作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人民教师所从事的是向新一代传播革命真理的事

业，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未来，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军。因此，他希望有更多的青年人从事这崇高而自豪的职业。每年招生他都给报刊和电台写文章介绍师范教育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并亲自去中学做报告，和中学毕业生讨论青年人应当有什么样的理想和怎样选择升学志愿等课题，鼓励他们投考高等师范院校，准备当人民教师，担当起培养下一代的神圣任务，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对社会上轻视教育，不尊重教师的现象，他是非常敏感的，曾多次写文章、做报告向社会呼吁。1956年5月4日，他在《教师报》发表《我对〈教师报〉的希望》一文中大声疾呼：“要向那些对教育后一代的事业还没有给予足够认识的人们喊叫。告诉他们：人，才是最后决定事业成败的因素。”“要向那些把教师看做无足轻重的人们喊叫。告诉他们：你们的儿女将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里成为走在生活前面的优秀人物，还是在伟大时代里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甚至是成为一个让人们、也让你们自己伤脑筋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要决定于你们今天所‘看不起’的教师。”同时，他也恳切希望教师们自尊自爱，珍惜自己的荣誉和事业，不辜负祖国和人民对自己的委托。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他一贯坚持教育应按教育规律办事的主张。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教学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教学秩序混乱，他提出学校还是要以教学为主。不久，他公开发表了《谈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一文，明确指出：“只要教学过程存在，教师总是要起主导作用的。”在教与学“这一双边活动中，领头带路的总是教的一方，而不是学的一方。”当然，他并不否认教学相长。他说：“教学虽然相长，但是主导作用还是在教的一方，还是在教师一方。首先必须有教师的积极性，才能启发、诱导学生的积极性。当然，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反过来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的积极性。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主要就体现在善于启发、诱导学生所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方面。”他还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不仅是教师的社会职责，而且是教学过程这一概念本身所固有的内容。教师如果不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也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教师本身存在的必要。尽管这些主张在当时是难以获得赞同和实行的，但是它足以表现出作为教育家的磊落

品格和远见卓识。

他比较重视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早在抗日战争前，他就注意研究世界各国教育的理论、历史和现状，发表过许多论述。而后又长期讲授“教育学概论”。到东北师大后，仍兼任教育学教研室名誉主任，参加教研室编写教材、审定教学大纲等活动。他主持编写的《教育学》课本，为中等师范学校广泛采用。研究教育理论问题，他一向反对照搬外国现成的东西。他说总吃人家嚼过的馍没味道。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情况，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创造。他曾计划按照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总结过去包括老解放区在内的几十年的办学经验，写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可惜壮志未酬，这是令人痛惜的事。1958年，他曾参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对吉林省教育科学理论队伍的培养与提高做出了全面规划，采取系（师大教育系）所（省教科所）合办、专兼职并用的方式开展研究，为全省教育科学理论队伍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他善于按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广大教师。他强调发挥老知识分子在教学改革，特别是在培养青年教师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出了“青年教师必须尊重老教师，老教师必须爱护青年教师”的要求，推动新老教师之间的团结合作。他还经常到党外人士中间去宣传党的政策，交流思想，听取意见，不断改善党的知识分子工作。

他在工作中注意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善于倾听各种不同意见，但又勇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无论会上会下都能开诚布公，思想见面，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即使在党的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对某些原则问题，也能直率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长期的繁重工作中，他不知疲倦地坚持学习。参加革命前，他只是一个没有读完五年制师范的中学生，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各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终能胜任党交给的高等学校的领导工作。但他并未满足于此。青年时期他就掌握了英语、日语和世界语，到东北师大已年近五旬，还拜外语系曲秉诚教授为师，挤时间学习俄语。他真正做到了对青年“诲而不倦”，对自己“学而不厌”。

他的身体本来不好，但他却忘我地坚持工作，坚持学习。终因长期

过度辛劳，心脏病猝然发作，不幸于1961年9月7日与世长辞，时年仅52岁。他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到最后的一息！

丁浩川同志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在党的领导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在师范教育，特别是高等师范教育方面有突出的成绩，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毓方执笔）

向浩川同志学习，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丁浩川教育文选》序

成 仿 吾

《丁浩川教育文选》即将出版了，我想借这个机会表达我的一点思念。

浩川同志和我共事多年，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在年轻时当过小学教师，做过启蒙教育。我们是一九三八年在延安相识的，那时候抗日战争刚刚开始，忙得很，没有时间详谈。到了华北联合大学，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工作，可以说是朝夕相处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工作热情、积极，勇于负责，奋发有为，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佩。直到北平解放，他去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我们才分手。后来在东北师范大学我们又共事了一段。不料就在我离开东北不久的一九六一年秋，由于长期的过度劳累，他突然离去，时年仅五十二岁。过早的谢世，这对我们党的教育事业是个损失，令人痛惜，令人思念。

浩川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他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的建设，为培育青年一代，呕心沥血，奋斗到最后息。今天回顾他的一生，说他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榜样，为培育一代新人而献身的教育家，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

浩川同志毕生致力于教育工作，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他十分热爱和尊重人民教师。他经常讲，人民教师是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园丁，他们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希望

与未来，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因此，他大声疾呼，对人民教师的任何轻视都是不能允许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要让教师享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把下一代造就和培育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人才。在他的宣传和影响下，每年高考都有许多优秀青年报考师范院校，选定这一崇高而自豪的职业，把青春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

浩川同志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对他们的思想、品德、志趣和心理特点，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建国初期，他常常埋头撰写有关青年修养的文章，或给报刊作专题讨论总结，引导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革命人生观，热情地帮助他们正确处理工作、学习和恋爱、婚姻等问题，使他们成为有远大理想、有高尚道德、掌握科学文化、遵守纪律的一代新人。由于他深入细致地了解青年的心，掌握青年的特点，在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时，常常是一矢中的，受到青年们的欢迎。对待青年，他很注意教育方法，坚持正面说服教育，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从不轻易下结论，或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人。他讲话注意生动活泼，写文章力求深入浅出，许多青年人喜欢听他的报告，读他的文章，更乐于接近他，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浩川同志在五十年代写了大量文章，这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的思想遗产。做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能够在那样繁忙的工作中，把长期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传给下一代，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本文选只选用了他的遗著中的一部分文章。许多文章今天看来仍然是热情洋溢，颇有见地，闪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思想的光芒。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年朋友们如果能够认真读一读，一定会从中吸取有益的养料，得到很多的启示。我热烈地期望通过这本文选的出版，大家都能很好地向浩川同志学习，都能象他那样，奋发有为，刻苦工作，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从而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九八三年四月

教育是人的成长的科学

——丁浩川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张 腾 霄

浩川同志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在几十年的革命教育生涯中，曾经发表过不少的文章，提出许多有关教育的创造性意见。《丁浩川教育文选》是他整个教育文章中的一部分。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从党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到教育实践，从教育内容到教学方法，从教师的团结、教育到发挥主导作用的不少真知灼见。

浩川同志认为什么时候都需要教育，在革命的年代，需要革命教育。他二十年代后期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曾经有不少机会从事更为显赫的工作，他的同乡同学不少人都做了政治工作、党的工作，包括解放后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但他一直坚持在教育战线上。他认为没有教育工作的胜利，就不可能有革命工作的胜利。仅就教育本身作某些改革，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的。因此，他从来把教育作为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作过程中，无论是教学工作还是教育行政工作，他都不是就业务论业务，就知识论知识，而是通过这些逐步引导学生走向革命。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作为革命的教师，一味讲空头政治，训人，吓唬人是错误的。同样的，一味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没有灵魂，没有方向也是错误的。胜任的教师应当正确地使两者结合起来。

浩川同志认为教育是关于人的成长的科学，特别是关于青少年成长的科学。它涉及自然与社会，生理与心理等诸方面的问题。一个教师要

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并在教育实践中，善于了解学生的特点、个性与爱好才有可能收到好的教学效果。他曾说过，首先要向学生学习，了解他们掌握知识的程度，然后才有可能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丁浩川同志，在教学过程中把自身的教育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教育对象的成长和自身的成长是一致的。浩川同志的自我学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业务知识等等。浩川同志不论工作如何紧张，总是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到重要地位，从来不把学习理论与实际工作对立，而是把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他曾经说过，文化是有继承性的，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其它教育理论对立起来，而是要从各种教育理论中，取其精华，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教育科学。另一个方面是模范行为。中国有句古训：“身教重于言教”。浩川同志在教学中间，始终遵循这个有益的古训。无论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中，他要求学生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许多学生对浩川同志的怀念，与其说是由于他的精深理论水平，毋宁说是由于他的模范表率作用。

今天，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应该从浩川同志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来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建设。

（《光明日报》，1989年3月29日，《教育科学》第253期。）